

塔里木书简

李若冰



塔里木书简

李国章



李若冰

塔里木书简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塔里木书简

作者：李若冰

责任编辑：王 元

责任校对：李超英

装帧设计：孙立宁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29千

印张：6.12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01—4,200

版次：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554-2/I·553

定价：3.05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塔里木书简》小记

李若冰

塔里木盆地是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地方。

我很久以前就向往她，可是没有如愿的机会。1987年，我终于追随开发塔里木的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者，踏上了旅程。这是多么不寻常的旅程呵！

听人说塔里木风沙弥漫，戈壁茫茫，甚而还有什么孽障之气，我却觉得这儿很美妙，很神奇，还有比这块宝地更吸引人的么！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可以证明，这儿绮丽多姿，这儿风景独好。

从乌鲁木齐出发，在那玄奘大师曾经艰苦行走过的地方，在古代中外友好使者开辟的丝绸大路上，你还会感到寂寞么！在驰名的博斯腾湖两岸，在出产香梨闻名的库尔勒，在库车这个著名的龟兹乐舞之乡，在大漠边缘的绿色小城沙雅，你会领略到中国西部的特异风情。

可惜，我只去了部分地方，还未来得及到塔里木名城喀什等地观光。因为，我主要目标在于塔克拉玛干，这个人类还未曾认识的大沙漠。然而，今天石油勘探者已开始发现她，并在继续追寻她的谜底。

塔克拉玛干的确荒凉，也的确可爱。经历了几代的中外地质探险家们，千辛万苦想寻找她的秘密，都因沙暴黑风的猖獗，而葬身在大沙漠里，只有个别人侥幸逃了出来。如今，我们石油勘探者闯了进去，他们以大无畏的气魄，终于驾驭住了这只狡黠暴烈的特大黄熊，而且找到了稀世之宝——石油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，前无古人的创举！呵，塔克拉玛干原来是一个大大的油海呀！……

柴达木盆地也是一个油海。我于1954—1957—1980—1987年，已先后去过四次了。我和三十多年长期苦斗在盆地的勘探者，有着特殊的莫逆之交。由于各类勘探者艰苦卓绝的奋斗，这儿从一无所有而崛起许多戈壁城镇，从一片空白变成令人向往的去处。这是破天荒的，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！这儿比起塔里木来开发历史长些，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！

我曾经在《柴达木手记》里，记载了一些拓荒者、创业者和勘探者创造的业绩。此后，又陆续写了一些，这就是编在这本集子里的《柴达木续篇》。

我去了柴达木，又去塔里木，为什么老是往这些地方跑呢？我只能说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，因为我钟情于石油勘探者，我爱他们！

《温馨的摇篮》是为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五十年所写的，她的贡献的确值得纪念。这一辑里，还收罗了我对几位先辈老师怀念的散文。是为记。

1991年4月于西安

目 录

《塔里木书简》小记·····	李若冰	1
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

· A辑 塔里木书简 ·

面向塔里木·····	3
焉耆与博斯腾湖·····	11
库尔勒印象·····	17
燃烧的年华·····	23
龟兹乐舞之乡·····	32
荒漠中的翡翠·····	39
莽莽的塔里木河·····	46
塔克拉玛干之谜·····	52
和“死亡之海”搏斗·····	69
逛银河·····	82

· B辑 柴达木续篇 ·

致尕斯库勒湖·····	89
寄自依吞布拉克山·····	97
昆仑飞瀑·····	104
察尔汗盐湖的报告·····	111
阳关梦·····	123
爱的渴望·····	130
心系大西北·····	132
野外之恋·····	138

· C辑 温馨的摇篮 ·

温馨的摇篮·····	143
铝盔与诗魂·····	150
春雨霏霏·····	160
悲怀柳青·····	163
晶亮的艺术明星·····	169
我在追寻你的诗魂·····	172
一颗燃烧的灵魂·····	176
孤儿的呼唤·····	183
人·猿遐想·····	187
生命之泉·····	191

A 辑

塔里木书简

面向塔里木

早安，乌鲁木齐！

告别了这座中国西部边陲的花城，我开始踏上塔里木盆地的行程。

一驰出市区，眼前豁然明朗起来。

天空显得很高，很远。刚才，天边喷吐着一缕缕晨曦，转眼已是霞光扑面。通往南疆的柏油大路，闪烁着金色的光点。远处，是褐黑色的山峦，墨绿色的小村子。间或，只见刚出圈的一群群牛儿，羊儿，簇拥着蹦出了峪谷。那个大热天还披挂着白板毡衣的牧羊人，乘马出现在羊群后面。那些羊儿还不急于寻食的样子，互相碰撞，跳跃，走向无边的山野。

再往前走，就是一派平展展的戈壁荒滩，空旷，寂静，没有人烟，没有边缘，偶尔只看见一蓬蓬落满尘土的骆驼刺，一丛丛随风摇晃的芨芨草。好不寂寞哟！而我倒觉得，呈现在眼前的这种景色，一点也不陌生，而且有种亲切感。在无垠的大西北高原上，我跑过青海、甘肃、宁夏和陕北高原的

毛乌素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沙漠戈壁，而在广袤博大的新疆地面，从东到西，从北到南，更少不了戈壁沙漠。我将要去的塔里木盆地的中央，不是潜伏着世界闻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么！

我感到内心一阵涌动，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。我就要去塔里木了，那儿该是个什么模样呢？塔里木呵塔里木，你在我心里储藏了多么长久、多么长久的渴望。而你却是那么遥远，遥远得急忙走不到你的身边，遥远得只能在中国地图上端详你的风采，遥远得只有在朋友口中倾听你的声息。

“你那么喜欢跑野外，真该到塔里木去！到塔克拉玛干去！……”

我的地球物理勘探朋友潘瑗的话，忽然在耳边响了起来。

他早就这么煽动我，鼓励我，不止一次了。我和他五十年代初相识，一块在酒泉盆地搞过物探活动，那时他虽然长得瘦削细高，却是眉清眼秀，可称为标致的河西汉子。后来，他留苏回国，仍然干的是野外地震勘探。他跑过酒泉、吐鲁番、新疆，到过东北、华北、海洋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现在80年代，他所干的事业也像本人体魄一般，长大了，发福了，俨然一副敦敦厚厚的精明干练的指挥官模样。难怪他去年兴冲冲地把我拉到河北涿州——中国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研究中心，还请来总地质师柴桂林、物理学者李全慎，给我教授塔里木地质演变的历史。

柴桂林口齿伶俐，李全慎口若悬河，他们对塔里木资源的熟悉程度，就如同自己的同胞姐妹一样。他们给我指指点

点，说东道西，说南道北。我趴在一张席般大的图幅上，上下搜寻着。塔里木呵塔里木，从50年代起，这些地球物理勘探者，就在你身边来回转游，艰苦考察，至今已有三十多年。从潘瑗、柴桂林和李全慎的语声里，笑声里，我发现他们对塔里木怀着无限特殊的深沉的情与爱。而刻入我心中最响亮的一句话是：

“塔里木是中国一个大型含油气盆地！”

用他们地球物理的学术语言说：“塔里木是一个多期构造旋回的复合叠加盆地，具有形成多种构造类型的机遇率。当油气在盆地内生成、转化、运移到聚集这样一个有机的全过程中，油藏圈闭会有良好的配置关系，给油气藏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……”

你看，又是多种构造，又是运移聚集，又是圈闭良好，塔里木盆地潜藏的石油热源具有很高的机遇率呵！这怎能不令人向往！这也是促使我此次奔走新疆的主要动因。我将面向塔里木，走向塔里木。我非得亲眼去看看不可！

“达坂城！”司机曹长牛突然喊道

我睁大眼向前了望，刚刚穿过寂寥的戈壁，前面已是荒凉的沙漠。达坂城在哪儿。

在沙尘风扬的大路前面，显现出一顶清真寺的圆塔，高高的淡绿色的两根圆柱，色彩斑斓的牌楼，十分耀目。牌楼下面有三个三角形的很大的门洞，两边是长长的商店橱窗，高压线从屋顶穿过。这儿莫不是中古时代一座繁华的城堡？

好漂亮哟！

大门洞外面，横七竖八停放着许多十轮卡、三菱小轿、新式的解放牌运货车、马车、驴车、板车，还有许多亮晃晃的各种自行车，和几十条小小的毛驴。穿着各色各样民族服饰的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连说带笑，快活地向三个门洞里挤去。好热闹哟！

“咱们也在这里憩憩脚吧！”

看得出，和我同行的野外勘探伙伴是这儿的常客，时常在这儿憩脚打尖呢。

我们跳下车，挤入人丛中。从缝隙里穿过去，走进了门洞。

呵，这么大一个集市，简直像是一座琳琅满目的大宝殿。宽敞的长长的走廊，全是用厚厚的石板铺砌，平整而又雅观。中间是两列大地摊，有卖凉粉、蚕豆的，有卖羊肉串、羊杂碎的，有卖葡萄、酸奶的，还有贩西瓜、哈密瓜的，花色品种繁多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两边长长的人行道旁，是一个挨一个小食铺，门面都不很大，里头摆着两三张小圆桌，有的铺着塑料布，有的插着花枝，看来小巧玲珑，进出方便，还比较干净。你从这些小铺门边走过，女主人笑着欢迎你，显得分外热情。

我们走了一转，停在一个挂着伊斯兰小牌子的小面店门前。一个一看便知是维吾尔族的姑娘，走出门外微笑点头，伸手请我们进去。她头上没有戴传统的花帽，一汪黑油油长发像瀑布似的披在肩头，上身着白色编花绸衫，腰间系着黑裙子，脚蹬深红色的高跟半统靴子，显得飘洒，利落。她晶

亮的眼睛一闪，只问了我们一句：“吃面的？”就扬了扬浓黑的一字眉，转身走进厨房去了。

从这个小面店望出去，那些地摊上站满了人群，有些人被挤得进了小食铺。这里地摊上的经营者几乎全是女人，特别多的是回、汉、维吾尔族姑娘。她们穿着各种花色的连衣裙，腰间结着花围裙，有的留着满头鬃发，有的梳着几十条长辫，差不多头上都裹着红、黄、绿、紫色闪光的纱巾，使整个大厅闪闪烁烁，五光十色，洋溢着鲜丽的夏日的气氛。看起来，她们都忙得很，跑过来跑过去，来回给客人们端吃递喝，还不时和同行姑娘逗嘴，扑过去和小伙子打闹。

这儿荡漾着笑声、喊叫声、哄闹声，和录音机播放的流行歌声搅浑在一起，使空气里充满着喧嚷和欢乐，好像过什么盛大节日似的。我想，这里不像是达坂城内的闹区，而是城外一处繁华的“巴札”（维吾尔族语，意即集市），不过商店很少，像是以食品为主的吃喝市场吧。

只在此刻，我忽然想起那首从天山南北唱起而又风靡全国的著名的《马车夫之歌》：

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，
西瓜呀大又甜；
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呀，
两个眼睛真漂亮！

……

听着这首欢快诙谐的民歌，人们会沉醉的。

你不看，来到这里赶集的那一帮小伙子们多快活，他们提着录音机，举着吐鲁番葡萄酒，在地摊和小食铺外面转游着，有的一边哼唱着，端起凉粉吞了起来；有的一边对着瓶口灌酒，顺手抓起一把羊肉串。……

达坂城颇有魅力。听说这里蚕豆出名，我和同伴各人都买了一包。

上了路，我们还谈论着达坂城。不觉得，车子也开进红柳沟里了。

一阵清凉的风吹来，使人十分爽快。沿着长长的沟道，并没有看到几棵沙生的红柳，而满眼是绿丛丛的细条柳，迎风和旅客低语。沟底传来哗哗的流水声，一条泛着银光的溪流，欢畅地奔跑着。这条小溪从哪儿流过来的？我有点诧异，离开乌鲁木齐南行，距离皑皑天山已经很远，那山上的雪水是怎么从地底下蹿过来的呢！

一只喜鹊停落在黑色的山岩上，突然叫了一声，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了。人说这条绿汪汪的沟里，不只有喜鹊，还有石膏厂，砂场。从沟里流淌出来的溪流，等出了沟变成了坦荡荡的小河。几匹枣红马在小河饮水，几个年轻的司机正举着胶皮管冲刷着沾满尘土的货车。

我们穿过一片戈壁，向托克逊驰去。

没想到，这里还有一个野外地震队哩！

我们离开大路，从一条小路拐过去，看见几排破落的土屋，没有门窗，残垣断壁，空洞洞的，据说是哪个兵营撤走

以后留下的遗址。有一间土屋挂着条花布门帘，门外裂开嘴的墙上，钉着一个绿色小邮箱，旁边贴着一张队上进行文化考试的布告。野外队就在这样破败的屋里住呢！

一辆红色仪器车开过来，停在队部门口。从车上跳下来十几个人，还有两个女勘探队员。真碰得巧，他们刚从野外收工回来。一钻进土屋，他们就从床底下拨拉出来几个西瓜，快当地一颗颗杀开来，给我们吃。

小土屋墙上挂着几本报表，小桌上摆着一摞资料，床上堆着一卷铺盖和衣物，其他什么也没有了，很简单。其实，我晓得，他们也用不着背多少东西来，这是一支“背上背包就出发”的野战小队，今天住在破土屋里，也许明天就露宿在荒滩上了。

我很高兴认识这里的野外队长方栋良，一张红扑扑的面庞，对人热情得像团火。我听说，他颇有胆识和勇气，是这支2142地震队的承包者，在经营管理和思想工作上千得很出色，而震源设备的使用和保养是第一流的。我们来到队上的时候，他们已做完上半年的工作量，即完成地震剖面468.4公里，是年任务的72%。

人们称这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地震队，长期转战在塔里木和吐鲁番的荒野里。这两个盆地一个冷，一个热，气候变化无常。用小方队长的话说，他们“在任何困苦条件下，都要不折不扣（注意这个：不折不扣）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勘探任务！”

在托克逊，在我们走过的达坂城，到丝绸路上的鄯善、吐鲁番以至哈密的广大区域，都有地球物理勘探队活动着。